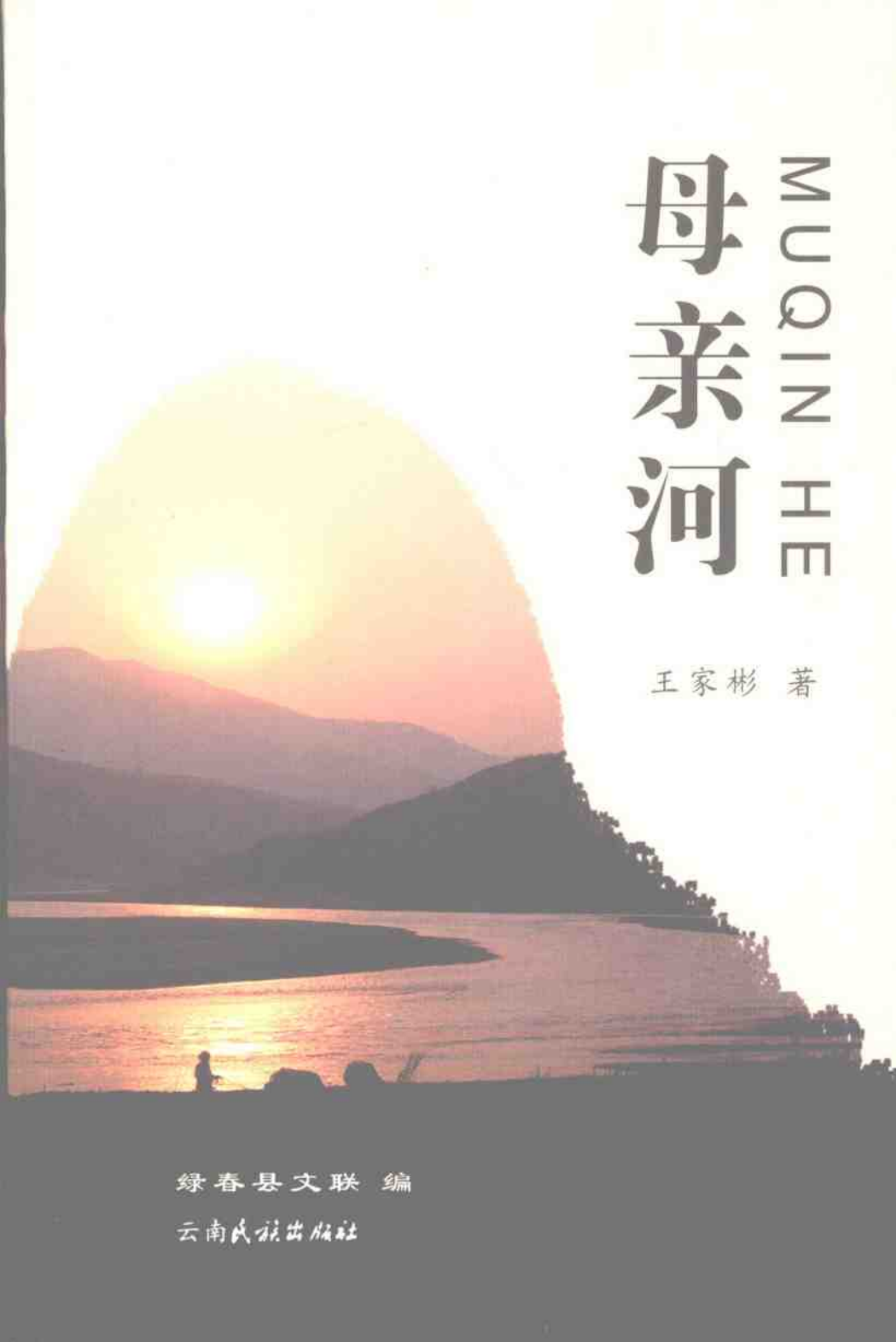




母亲河

MUQIN HE

王家彬 著

绿春县文联 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ISBN 978-7-5367-4143-0



9 787536 741430 >

定价：29.50 元



母亲河 MUQIN HE

王家彬 著

绿春县文联 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母亲河/王家彬著.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8. 9

ISBN 978 - 7 - 5367 - 4143 - 0

I. 母… II. 王… III. ①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②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1209 号

责任编辑 杨羊就

装帧设计 岳 南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 邮编: 650032)

邮 箱 ynbook@vip.163.com

印 制 云南民族印刷厂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60 千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

印 数 0001 ~ 1500 册

定 价 29.50 元

ISBN 978 - 7 - 5367 - 4143 - 0/I · 839



王家彬，老家墨江县。1957年9月18日生于绿春。文学学士，从事过教育、编辑工作，担任过河口县副县长。现任红河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曾发表过《论哈尼族火塘文化》等哈尼文化学术文章20多篇20万字，论文专著《苦耕哈尼山地文化》，15万字。发表过《遥远的情思》、《若莎》等小说散文近100篇，50万字。出版过报告文学专集《哈尼弄潮女》20万字。工作研究文章有《中越边境民族考察报告》、《牛街调查》、《马街调查》、《红河乐恩邪教调查》、《采取特殊政策 加快边境民族教育发展》等80篇，50万字。1997年获州委、州政府“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表彰称号。

其美学观点是：文学必须有味有道，味——有意思；道——有意义。

书写时代书写特色
繁荣哈尼族先进文化

张学文
2008年8月

序

李 涛

今年，是“哈尼家园，生态绿春”建县 50 周年，绿春籍的哈尼族干部王家彬同志送来一本书稿——《母亲河》，并请我作序。挑灯拜读之后，仿佛又回到我曾经成长、工作过的红河南岸哈尼山寨，仿佛又闻到了哈尼山乡芳香的泥土气息，仿佛又看到了纯朴的哈尼人民。

家彬同志是在哈尼文化的熏陶中长大的，我认识他有很多年了，第一次听说他是我 1985 年大学毕业分至红河学院（当时叫蒙自师专）当老师，听一些老教师说起，昆明师院中文系红河普通班 77 级有一个叫王家彬的同学，和我长得很像。后来我调州机关工作，就与家彬交上朋友至今。

哈尼族是个勤劳、善良、质朴、智慧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以“梯田文化”为典型代表的优秀民族文化，哈尼族虽然没有本民族的传统文字，但仍然能通过“莫批”们心记口传，将哈尼人民的历史和文化一代一代传颂至今，堪称“文化一绝”。

家彬同志的文学选粹集子《母亲河》，从一个独特的侧面

反映了哈尼人民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奋勇前进的足迹，同时也让读者领略到了神奇绚丽、多姿多彩的哈尼民族风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哈尼族作家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家彬同志也可以算是“哈尼族当代文学”的拓荒者之一。1978年3月，他考入昆明师院红河班中文系后，20岁的他就发表了处女作《遥远的情思》。以后，教书、从政，但文学情结不变，一直坚持着爱读书、爱写作的良好习惯。我赏识他的才气，更赏识他的勤奋与执著。作品《母亲河》反映了哈尼族干部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成长的过程，如果没有内地支边老师为教育培养边疆各族儿女奉献青春和个人幸福，主人公“小米霞”就不会到北京师范大学深造，更不会成为哈尼族的高级人才。《蹄花吟》则反映了边疆交通事业的发展，作品演绎了因为边疆通公路，哈尼族赶马世家的后代“欧楚”汉子，向古老驿道告别的悲情。《安祥的魂灵》等几篇风情作品，更使人生动地感受到哈尼族的奇特风俗、生活的变迁以及心理的变化。总之，《母亲河》是一本很值得一读的文风朴实，充满趣事和哲理的哈尼文学作品。

作家是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精英。优秀的作家应该灵魂清纯、品德高尚、胸襟宽广、思想深远、学识渊博、阅历丰富。要给读者一碗水，作家便是沃土、森林孕育出的一眼泉井。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在和谐社会的氛围里，在建设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我衷心祝愿家彬同志与我州其他文艺工作者一道，扎根红河这片丰腴的沃土，创作出更多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立足本土、超越本土的优秀文艺作品，颂扬我们的母亲河，颂扬我们伟大的祖国和伟大的中华民族，为推动红河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中共红河州委常委、州委宣传部长）

目 录

母 亲 河	(1)
哈尼牛仔	(14)
边 地	(23)
若 莎	(34)
蓝幽幽的深谷	(39)
蹄 花 吟	(57)
龙飘阿婆	(69)
撵鬼的故事	(84)
打 猎	(91)
安详的魂灵	(96)
遥远的情思	(107)
野山深处的窝铺	(113)
甜 泉 水	(121)
徐 老 师	(125)
故 乡	(128)

这里开着一朵美丽的花	(130)
奴玛与芭拉的传说	(138)
偷媳妇传奇	(192)
我曾经有过作家梦——代后记	(201)

母亲河

母亲河就像我生命中的血液，无时无刻无不在我心里流淌。也许是我饮母亲河水长大，也许是母亲河畔深深埋葬着我少女时代的欢乐与忧伤，泪别了37年在数落不清的暗夜里，一回回我梦见了母亲河，一回回我梦见枝叶茂盛的大青树下的那所茅草小学和聪慧美丽的春雨老师。她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梦去眼醒，不觉枕头浇湿一片。

莽莽哀牢山脉，母亲河默默地不知疲倦地常年从山缝中淌出来，河两岸的稻田宛如老妇人的面皱，层层叠叠直逼天际。河上游，人们把母亲河的肩部上压上许多石头——筑成坝，将清澈的河水引入细长的沟而后灌溉稻田，恰似两股乳汁。春天，耕歌喧闹；夏时，绿荫盎然；秋节，五谷飘香；冬令，田波熠熠。无私的、崇高的母亲河哟，养育了两岸的哈尼人和傣家。

我也不晓得是怎么回事，打我能对周围的一切进行识别时，我却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女。我每每向仁厚的多木外公问起我的父母时，外公总是用满眶的泪水答复我：“小米霞，你的父母已经去见天神奥玛。”我和外公住在母亲河边一间破茅草房里，这草房是外公住了一辈子的黑房，四周用土基密封而

砌，屋面铺就山里的茅草，每年茅草变成黑糟，雨季来临之前，就要换一次茅草。房里还住着房子的主人，木者舅舅和威抽舅母，他们对我特别怜悯，仿佛我这个孤女非靠他们养活不可。多木外公在世时经常会对舅舅和舅母大发脾气，很多次都是因为我为引起。舅舅和舅母对我怜悯倒是够怜悯了，但是随着我一天天长大，他们对我的支持也一天天增加。八九岁时，舅舅和舅母只让我放鸭子，后来，舅舅家添了个儿子，我就多了一份差事，洗尿布，熬米粥，扛竹筒水，时时都得把弟弟带在身边，半寸不离。

一天，舅舅和舅母朝我吩咐：要我包揽全家的家务琐事，他俩要去种粮食棉花。从此，我就担起全家的事：做饭，背水，打柴，饲养狗猪鸡鸭。我忙碌。

1950年的秋天，我们这儿路过了一群穿黄色衣服的队伍，说是打国民党的军队，接着，这里流传了一个新名词：“解放”。

母亲河畔的稻谷收割光了，水田里的稻根冒出嫩黄的新芽。我拿猪食再不用到老远的山沟沟里采集酸汤杆、红秆草、木花果叶、剪子菜了，我只屑到附近的水田里用筛子捞浮萍喂猪，捞够了满满一箩，我有很多时间还可以捉泥鳅、大头鱼、黄鳝，满载而归，让外公舅舅当下酒菜，让舅母夸我能干。我就很满足。那一天下午，太阳光平和地照着寨子，金蝉无休无止在树间鸣叫，我背着尖尖一箩浮萍从田里回来经过寨边的大青树，通常我都要在树下纳回凉，擦擦汗渍，然后才进家里去。我滴着汗珠，用头额负着浮萍走到树下，选择了一条大根放下了背箩。我轻轻解开黑色的上衣，让凉气灌入胸膛。我埋头数着鱼筒里失去自由被抓获的泥鳅和黄鳝，蓦然，我面前出现了一个穿花衣衫的陌生姑娘。我猛抬头，一阵惊慌，这花姑

娘莫非是上界下凡的仙女？我起身欲逃。她伸出纤细的手将我安稳住，朝我动起了一双明亮温柔的大眼睛，亲切微笑。我定睛看到，她细高的个子，齐刷刷贴耳的黑发，细嫩晕红的圆脸庞，身背一只黄布包。她用不太熟练的哈尼语问我：“小姑娘，你多大了？”我朝她做了十三个数的手指。她沉默了，久久凝视着我。接着从包里拿出一本印有图画的书给我看。我胆颤接过书本，翻了翻，上面有人，动物，花草。我看到一幅山羊和狼的画，我呆了。她收回了书，朝我亲切微笑，那眼睛里闪烁着希望与热情的光芒。至今，她的那双明亮的眼睛我仍记忆犹新，正是她的眼睛朝我闪烁的一刹那间，给我的命运完全改变了航向。

几天后，我照例去田里捞浮萍。我走过大青树时，又见她站在树下，跟她在一起的还有两位我知道的区乡干部。她手里拿着镰刀，背上挂着一顶草帽，她见到我，亲切地朝我笑。两位区乡干部提着斧头和砍刀，他俩望着我也笑了。我跟着笑。区干部用哈尼话对我说：“小米霞，我们要在这里盖学校了，以后你就可到学校里念书了，”他指着花姑娘，说：“教你们的老师是普春雨同志，她是党从内地派来帮助我们的汉族姑娘。”

不久，普春雨老师在大青树旁立起了一间茅草房。这天我背浮萍回来，撂下背箩后，便好奇地走进那间长方形用竹片围起来的屋子里：正墙边挂着一块漆黑的木板，对着木板安稳放着两排木板和竹凳。这房子就是会教人聪明的学校吗？我奇怪。此刻，门口出现了普春雨老师，她见我在内，热情地把我拉到竹凳前坐下，她走到黑板旁，满怀希望地说：“小米霞，以后你再也用不着去背浮萍白白地去浪费时光，你就坐在那里，我站在这里，教你读书，写字，让你变成一个有用的

人。”我没完全听懂她的意思，我沉默着。

夕阳映红了母亲河，在野外干活的人们哼着恬静的牧歌回到了各自的茅草窝下。我做好饭菜，在火塘边支起了小篾桌，上罢菜，给外公和舅舅倒了米酒，就和舅母蹲在黑暗墙角吃饭。哈尼人家规，女人不能跟男子同桌进餐。我扒着饭，听着外公夸我能干，天天为他捞来田鱼。天色黑下来，我洗净碗筷，又在门前挽起袖子和舅母一道喂猪食。舅舅提着一只电筒扛起火药枪出门去，说是进山里打野味。外公躺在火塘旁不停地咂草烟。这时那位乡干部领着春雨老师进门来了。舅母忙去给他俩倒水，添旺火。我一个小孩子家只好躲在墙角的蓑衣床上摸黑绕线。春雨老师用汉话说几句，乡干部用哈尼语翻译几句。他们和外公拉起了家常。外公向他们讲述了我的身世，直到今晚我才得予知道了我的不幸。我的父亲是一个刚直强壮的汉子，我的母亲是寨子最漂亮的女人，父母恩爱如山。生下我不久，我们寨子跟母亲河下游的下寨打起了冤家，冲突的引火索是下寨人杀了闯入他们包谷地里的一条上寨人的牛，这条牛刚好是上寨人选中的准备在过六月年时屠宰的大公牛。如此，上寨人认为是一种莫大耻辱，上寨人认为是一种破坏毁灭吉祥的罪恶。两寨人开始了无为的厮杀。我的父亲为了寨子的名誉，率众讨伐下寨人，结果他屈死于非命之中。父亲的死，伤害了母亲的身体，她长期卧病不起，最终残忍地抛下了我去与父亲的灵魂相会。我被外公舅舅和舅母拣养了一条命。我在黑暗处悄悄流泪。我听着春雨老师的谈话，她向外公和舅母提起让我进学校读书的要求。殊不知，外公想不通，舅母坚决不肯。外公满有道理地说：“祖辈都过得了，后人也就过得了，读书没有意思。”舅母在旁附和道：“读书是坏事情，读了书教人聪明过头，会失去爱劳动的天性，变成大懒鬼。再说，女

孩子家就更不该读书，她们长大了同样要嫁男人，生养孩子，服侍丈夫和老小。”她向春雨老师进一步强调：“我的小米霞不准进学校！”今晚，春雨老师的动员工作算是白做。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默默走出门去。

多木外公毕竟是疼爱我的好老人，自从那天晚上春雨老师向他提起希望我进学校读书的事后，这些天来他沉默寡言，好像在认真思考此事。一天下午，我吃罢饭，收拾了碗筷，外公突然对我说：“小米霞，你告诉我真心话，你觉得那位汉族姑娘是好人还是坏人？”我天真地回答外公：“当然是好人，我很喜欢她。”外公什么也没说，只是微笑。太阳偏西了，春雨老师走进家门来了，她操着憋脚的哈尼话又重提起让我读书的事。舅母大骂开来：“你这个汉人母狗，别想打小米霞的馊主意！”舅母担心我去读书，会给她少了一个强劳动力。春雨老师沉着自若，耐心地继续做动员工作，态度坚硬无比：“读书，是娃娃们的神圣权利，我做老师的天职是要把孩子培养成有文化的人，”她向舅母加重了音调，“你不让米霞进学校念书，其实是在坑害她！”舅舅看到舅母的萎缩样，一股汉子气猛烈喷发出来，他朝春雨老师瞪大了眼睛：“快滚！”春雨老师岿然不动。舅舅暴跳如雷，从墙壁上取下火药枪，向春雨老师威胁：“再不滚，我的火药枪会像打白鹇鸟一样打断你的翅膀！”我惊恐极了。这时，外公大吼一声制止了舅舅的蛮行，他抢过火药枪放开了大嗓子：“我还没死，这个家由我做主，”外公面对春雨老师说出了出乎我们意料的决定：“老师，米霞这孩子生下来就很苦，你把她领走吧！”春雨老师一下子激动了，向外公伸出了手：“多木爷爷，太谢谢你了。”

一轮金黄的圆月给静谧的母亲河畔洒下了融融的银光。母亲河缀满珍珠，唱着甜蜜的歌曲，滑着敏捷、愉快的脚步，在

为河畔成荫的树木和勤劳质朴的人家，忘我地无穷无尽地祝福。传说远古的母亲河每到万籁寂静时的半夜，就会有一个催人泪下的娃娃声音发出，这声音是可怜的孤女在寻找呼唤妈妈。有一年闹饥荒，母亲河边逃来了要饭的母女俩。白天，母亲为避免野兽的伤害，将女儿安放在树高处的窝里，就到有人家的地方寻食，回来哺育女儿。一天，母亲有去无回，女儿在树枝窝上等到天黑就恐惧起来，呜呜哀号，向黑暗、向大山，向河水叫唤妈妈。接连许多天，这叫唤声给阴森森的河夜添了几分恐怖。河边，看守包谷地的一位老妇听不下这孩子的哭啼声，就去把不知来历的小女孩带回了地棚，精心抚养。小女孩健康活泼长大了，老妇带着她去收获包谷时，惊讶地发现，其中有棵包谷全身挂满了金银珠宝。以后老妇再也不用艰辛生活。小姑娘也长得丰彩夺目，不久嫁到了幸福的地方。河畔的哈尼百姓为了纪念这个吉祥的传说，便给河流取下了个哈尼语河名：“阿马罗坝”——母亲河。多么漂亮的名字，它寄托了哈尼人的神奇幻想和美好愿望。

我终于上学了。我披着山顶上流下来的霞光高高兴兴去见春雨老师。学校边的大青树今早特别热闹，绿豆鸟，麻雀，喜鹊，各领一隅浓荫和和睦睦在表现它们的快活。春雨老师站在大青树下等盼着我。我来了，她把我抱起，喜悦地说：“小米霞，你是我的第一个学生，我太幸福了。”这时我瞧见外公藏身于不远处的竹林抹着胡子笑看我们。春雨老师把我牵进学校，坐下，给我的桌面摆了一支铅笔一本书。她开始上课。很快，我经过春雨老师的耐心帮助，拿笔杆不再抖动出手汗了，能歪巴扯扭地拼凑方块汉字了。不久，学校里又多了几个伙伴，学校热闹了。到这时，春雨老师经过刻苦的语言学习，已经完全能操一口流利的哈尼话。我们听她上课传授知识，已经

不再如听天书一般晦涩。她教学有方，同样的课文，同样的算术题，能用汉语和哈尼语交叉进行，直至我们完全理解和掌握。

可是，这样开心的日子没有多久，我又被舅舅和舅母的羁绊拉倒。半年后，外公突然卧病不起，舅舅和舅母趁此硬不让我上学，命令我在家好好照顾外公。我爱外公，也就悄悄辍学了。春雨老师不见我去上学，当晚就到家里来了。我难过地向她说明了原因，她一言不发，然后叫我拿出书本给我补课。天天如此。外公的病总不见好转，这可把我急坏了，我爱读书，又爱外公。外公是个善良的老人，他眼见春雨老师天天为我辛苦到半夜，黑灯瞎火还回学校，他忍看不下，就对我说：“小米霞，你就去上学吧，外公的身子不怕。”我又上学去了。春雨老师笑了。一天，我们正在聚精会神上课，突然舅母气势汹汹跑到学校，闯进教室不由分说打起我来。伙伴们吓呆了。春雨老师不顾一切来营救我。舅母向春雨老师大泼坏水，骂春雨老师是妖精，掠走了她的孩子的魂灵。春雨老师行使了她的尊严，指着门外，大声驱逐舅母快出去，别影响教学。舅母悻悻然走了。我们接着上课，不一会儿，舅舅愤怒地冲来了，他指着我的鼻子下了通牒令：“你回不回家？”我坚强地回答：“不回，我要读书！”舅舅恼羞成怒朝春雨老师说：“我们养不起野孩子，你养得起，就让米霞做你的丫头吧，我们不管了！”舅舅走了以后，春雨老师摇响了放学的铜铃，她把我留下，关切地问：“小米霞，你还想回家吗？”我颤巍巍地说：“我不敢回家。”她紧紧抱着我，安慰道：“不要怕，有我保护着你。”从此，我就像女儿一样跟春雨老师住在学校里。春雨老师就像遮风避雨的大青树庇卫着栖歇它身上的一只受伤小鸟——安全感充满了我的周身。